



# 被刘氏兄弟搅浑的白与黑

## 刘汉刘维生存法则影响下的社会生态

### 蜀地黑道“金字招牌”

“他不去杀人砍人，外表是成功企业家的样子”

广汉，是刘汉的老家。这里距离成都仅有23公里，虽然没有成都的繁华喧嚣，街头巷尾林立的商铺也透着经济的发达。

8月5日，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挡不住广汉茶客的脚步，鸭子河畔的茶馆里又“沸腾”了。

自一审以来，刘汉这个众人嘴中的“蜀地操哥（操哥，四川方言，指混社会的人）”一直都是话题的焦点。

“估计这‘操哥’二审也逃不过个‘死’字”，“‘操’社会、混黑老大，他应该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”……

“现在混社会，哪像以前打打杀杀那么简单，得用脑子。”休闲装扮遮住了杜明胸口的文身，茶客们并不知道，杜明也是一个混社会的“操哥”。

过了今年生日，杜明就28岁了，如今在广汉当地一家夜总会“看场子”，上面还有“大哥”。

广汉人，特别是混社会的人一般都称呼刘汉“汉哥”，茶客们聊刘汉，从当工人聊到赚大钱，却很少聊到刘汉的“黑”。

杜明知道，刘汉一路过来，并不是自己“打出来”的天下。只要是“打”，替刘汉冒头的肯定是弟弟刘维。混社会的“操哥”们知道，刘汉是一面“招牌”，就像他们身上的文身，不是为了美观，而是为了“恐吓”。

其实，用“面子”和“里子”来形容刘汉、刘维兄弟更贴切。为了照顾好“面子”，刘汉上世纪90年代在绵阳成立汉龙集团，而刘维则成了躲在汉龙集团背后的一杆“戾器”。

在广汉以北76公里的绵阳游仙区小岛村，这里的人们在刘汉、刘维一审被判死刑后曾鸣炮庆祝，村民们仍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聊刘汉。

和齐鲁晚报记者闲聊时，村民袁杰（化名）在自家开的杂货店里也不敢大声，“在绵阳，谁都知道刘汉和汉龙集团的威名，其他混社会的‘操哥’都不敢招惹他，普通老百姓更没这个胆了。”

20年前，刘汉的汉龙集团曾在小岛村开发过项目，因为拆迁补偿款过少等问题，在拆迁过程中与当地村民发生了冲突。

“当时不知道刘汉是黑社会，村民都到村口拦拆迁队，结果对方开枪了。”袁杰回忆说，“枪声一响，咱种地的农民哪见过这阵仗，都吓得缩到后面，不敢再抗议了。”

经小岛村“一役”，刘汉“黑社会老大”的名头就在整个绵阳市民间传开了。

在广汉民间，刘汉的财富与暴力形象一直结合在一起。人们被刘汉的一些“成就”所吸引。他的宾利、奔驰和兰博基尼在满是机动三轮车的路上格外显眼。

刘汉当年似乎也期望在表面上保留他与黑社会的关系。

2007年，有人在网上发帖，直指刘汉偷税漏税，是四川的黑社会老大。“当时我说去找人删掉，刘汉说，偷税漏税的帖子可以删掉，黑社会的留着挺好，这样对生意有好处。”他的助手孙晓东对警方供述说。

电影《一代宗师》中有一句经典台词：“刀为什么有鞘，不是为了杀，而是为了藏。”

在杜明眼里，刘汉深谙这一道理。

“他自己不去杀人砍人，外表就是成功企业家的样子，而对网上各种关于他是黑社会老大的传言，又觉得黑社会的名头会对他的生意有帮助。”杜明说。不过，刘维似乎始终没有懂



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蜀地经济起飞，社会形态的急促变化也迸裂出在各个阶层混生活的人，暴力与暴利结合，成了底层赚钱的利器，也增添了混混们的戾气。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派开始滋长。

2001年，杜明（化名）刚14岁，没有考上高中，一个人在广汉的街头巷尾瞎胡混。这一年，刘汉依靠公司经营运作以及人脉网络，成了“以白遮黑”的幕后“大佬”。

6月初、8月初的连续多日，齐鲁晚报记者在四川多地采访，试图展现刘汉、刘维生存法则影响下的社会生态。

湖北省高院7日上午对刘汉、刘维等五上诉人依法公开宣判，维持一审对刘汉、刘维的死刑判决。在杜明看来，“出来混，迟早要还。”

文\片 本报深度记者  
寇润涛 王兴飞

得这个道理。

### 爬到食物链顶端

#### “刘家兄弟俩，一个以商养黑一个以黑保商”

在广汉鸭子河畔，提及刘汉，茶客们往往诡秘地一笑，指指不远处的一个茶座。

茶客所指的位置，就是一处持枪杀人的地方。

2009年1月10日下午3点，很多人都听到了鸭子河畔上的几声枪响。

广汉当时著名的“操哥”陈富伟喝茶时被枪手开枪打死，同时死亡的还有陈富伟的两个同伴。

杜明当时也在附近，“当时年轻，没见过什么‘世面’，人家打枪，我还很害怕。”用杜明如今混社会的经验来说，“不管在什么年代，不管在哪里，持枪当街杀人都会被抓。”杜明说，他混了这么多年，最忌讳的就是“枪”。

“除非是嗑药或‘疯了’。”杜明捂着嘴，小声告诉齐鲁晚报记者，“刘维就是这样的人。”

闹市枪案成了当时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大案。嫌疑人很快锁定，刘汉的弟弟刘维被认为是枪案的幕后指使。

刘维为何要杀陈富伟？在庭审中，刘维辩称扬言杀陈富伟是气话，否认是枪案幕后指使。



▲绵阳市小岛村，村委会附近街上挂出庆祝的标语。

◀刘汉被宣判后，之前被其团伙打伤的小岛村村民站出来诉冤。

但在广汉，刘维与陈富伟的积怨是“操社会”圈子里人尽皆知的事情。“陈富伟一点也不‘乖’。”杜明点了一根烟，吐出的烟雾将他淹没在往事的回忆中。

“刘维是广汉‘操哥’中老大，不惹他相安无事，惹他必死无疑。”杜明说，陈富伟与刘维太像了。

广汉自古有“蜀省之要衢，通京之孔道”之说。上世纪80年代，广汉被誉为“小香港”，娱乐业非常发达，街上流行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机，这直接促成了“操哥”的涌现。

陈富伟出生在广汉市郊农村，20多岁在广汉开酒吧、歌厅，打打杀杀，也因此三次入狱。

起诉书显示，1998年，刘维带着曾建军等人，在广汉赌博游戏厅看场子，收取保护费。其间与广汉另一个看场子的“操哥”周政发生冲突，刘维遂安排曾建军干掉周政。

1998年8月17日晚，周政在广汉九江路严记烧烤摊遭近距离枪击死亡。

采砂石是当时黑社会运用暴力谋取私利的途径之一。在广汉北郊的连山镇，镇政府门口附近路边商铺的老板孙平（化名）依然记得，“‘操哥’们太嚣张了，尤其是刘维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地方政府大搞城市建设。广汉因为河道较多，距离成都近，成为砂石的重要供应基地。当时，每天经过孙平店铺门口的运砂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。

2007年，刘维在广汉经营砂石，运砂石的货车超载，车辆在途经连山镇时，被时任连山镇党委书记焦某制止。刘维放话：“不让我过去，我就让他下来。”

3个月后，焦某即被降职调任其他岗位。孙平回忆说：“没想到竟被一个‘操哥’弄下去……”枪案发生前，刘维、刘汉已经在当地占据了“操哥”的老大地位，垄断广汉酒吧、游戏厅等暴利生意。

“刘家兄弟俩，一个以商养黑，一个以黑保商，有帮有派。”杜明说。

在“操哥”们的眼里，刘汉、刘维已经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。杜明说：“刘汉有钱，跟当官的攀关系。刘维有枪，江湖里杀

出来一条血路，所以黑白两道的人都怕刘汉兄弟俩，得罪了他们就是死路一条。”

同样的话，在一审的庭审中，组织成员、嫌疑人文香灼也有这样的供述。

随着警方“打黑除恶”行动的开展，如今，砍伤一个人都很难脱身。“我们很少使用暴力，以赚钱为主。”杜明使劲吸了一口烟，穿上一件“阿玛尼”西装，准备去“看场子”的夜总会上班。

在不同于简单暴力时代的丛林里，“操哥”们需要适应这个新的规则。金钱成为最大的逻辑，而暴力只是隐藏在背后的一个震慑工具。

### “操社会”就是这样

#### “骨子里黑，怎么掩饰也

#### 没法洗白”

纸醉金迷间，杜明穿梭于歌厅人流中，时而毕恭毕敬地静候客人，时而一脸威严地驱走“醉虫”……

“这里不像人们想象的黑社会，但这里又是鱼龙混杂、争强斗勇的‘英雄地’。”凌晨1点半，临近歌厅打烊前，杜明找了一间空房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双眼微眯。

外面的客人走得差不多了，杜明整个人仿佛从一场战斗中释放出来。

说起“操社会”，杜明15岁就开始跟着别人“混”，争场子打架、收保护费、恐吓竞争对手……哪一样拿出来，他都知道这是坏人干的事情。但他又觉得自己是这帮坏人里的好人。

“打架，我躲在最后一个，即使欺负别人，也是挑不正经胡混的人。”杜明说，他有时候很理解刘汉为何去捐建希望小学，“就像我每天晚上回家先给关公上一炷香。”

从20岁开始，杜明就有了每天烧香的习惯，他说，自己不信鬼神，但是信报应。

杜明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因车祸去世。如今，仍无子嗣的他开始怀念父亲的样子，深夜回到家，给供奉的关公像上一炷香，再点三支烟，放在神龛旁的桌子上，告慰自己记忆中的父亲。

正如一审庭审中的刘汉，一失往日的老大威风，在法官面前，泪流如孩童。

杜明则觉得，这眼泪是刘汉对数年来想将自己“洗白”而失败后的不甘与失落。

2010年，刘汉接受《华尔街日报》采访时曾表示：和其他数以万计的企业家一样，他是凭借刻苦努力和社会的支持，才一步步有了现在的成就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刘汉的汉龙集团在随后的发展中步步攀升，不断争取到当地市政建设项目。

1997年，绵阳市筹建机场，汉龙集团成为机场土方工程招标中中标的三家民营企业之一。此时的汉龙集团在当地政府眼中似乎摆脱了“黑”的一面。

据之前《三联生活周刊》采访到的一位绵阳老领导透露：“那时候参加市政府会议，讲到经济发展、企业发展，每年年终都有统计报表，包括纳税情况、产值情况都有排名。汉龙集团当时在民营企业里应该排前三名。而他们扶贫、建希望小学、捐款，对外的那一面非常光鲜亮丽。”

汶川地震中，捐建的希望小学安然无恙，刘汉因此出名。随后，他响应中国要求企业家走出去投资的号召，在澳大利亚、美国进行矿业投资。

刘汉的财富也成倍增加，上海研究公司胡润百富2012年公布其财产为10亿美元，同比增加了28%，同时刘汉还跻身中国最慷慨慈善家榜单。

不过，刘汉种种“洗白”背后，并没有摆脱“黑”的蔓延。

小岛村村民袁生（化名）拖着一只曾经被打骨折的胳膊，期待着刘汉“倒台”后去伸冤。

1996年的那天，小岛村村民集体到村口拉起标语，想阻止拆迁队伍进入村子。袁生对齐鲁晚报记者回忆说，在村民抗议的队伍前，突然从不远处的车里下来一队身着黑衣的彪形大汉，手持猎枪。村民们还来不及反应，对方就开始放枪了。

“枪声又闷又响，震得耳朵嗡嗡响。”袁生说，村民们四下跑窜，自己不知被谁用重物砸了一下，晕倒在人群中。

再醒过来的时候，袁生已经身在医院。据亲戚说，袁生是被黑衣大汉用钢棍打倒的。

如今，刘汉、刘维案宣判，憋了近二十年不敢张口喊冤的袁生终于开口，“别看汉龙集团为绵阳市修这建那，他们骨子里就是黑社会，再怎么掩饰也没法洗白！”

像袁生一样，如今的广汉坊间欣喜流传着“广汉的社会治安起码可以太平10年了”。

在杜明看来，刘汉最终逃不过一死，“‘操社会’就是这样，要么混出名堂后死，要么当小弟，打手时没命，总之直到生命画上句号前都在胆战心惊。之前刘汉总是在夺在抢，现在该还了……”

## 招标公告

- 一、招标项目：  
维修配件(机械、电气、仪表及易耗耗材等购置/废旧备件)。
- 二、招标方式：  
面向社会公开招标，电话报名，现场开标，最高价成交。
- 三、报名截止时间：  
2014年8月22日
- 四、投标地点：  
日照市北京路369号，  
亚太高博(山东)浆纸有限公司
- 五、招标单位联系人：  
社工0633-3369386(工作日)